

香港作聯文藝

散文卷

劉以鬯主編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作联文丛:散文卷/刘以鬯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10

ISBN 7-5059-2303-X

I. 香…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香港-当代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5425 号

散文卷——香港作联文丛

刘以鬯 主编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天津市武清县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8.25 印张 2 插页 188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 册

*

ISBN 7-5059-2303-X 定价:12.80 元
I·1673

序

梅 子

大约一百多天前，作联的潘梦圆秘书将收入本书的五十五位文友的六十五篇散文交给我，说：“根据编委会的分工，这个集子的序该你执笔。”我当即暗暗叫苦，因为其时正忙得不可开交，而且，珠玉在前，自己实在也没有比划评鹭的胆量。

然而，这集子毕竟不是一般的作品集。它是香港作家联会的同道会友自选的精彩文字的聚合体。从中散发出来的气息，既荡漾着作者自己独特的韵致，又传递着这一雅洁群落动人的风标。我想，我既然受到委托，想来不好推搪。又想，幸好所谓序，往往也不妨说说一点不那么高深八百的话。于是，我将“不”字吞了回去。

是的，这是义不容辞的事。这样想着时，我忽然记起了冰心女士 1993 年，以九十三岁高龄为《中国现代散文精华》写的《序》中的一段话：

“总之，看了散文篇目，虽然有些是我没有读过的，但是文如其人，作者们都是各有各的风情，各有各的风神，各有各的风度，各有各的风骨，从头看了篇目就好像夏天进入森林，感到澈骨的凉爽，进入春天的花圃，闻到扑鼻的芳香。”

一点不错，五十五位文友，我几乎也没有不认识的。平时

自然不可能常常都拜读得到他们的作品,然而每次睹文思人,那种亲切如晤的感觉总是洋溢心间,久久不散。如今,好不容易,精彩纷呈的佳作齐集眼底,我怎么会不因有机会向它们的创作者们一一问好、讨教而雀跃呢?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兴许就是最宜于这样的场合说的罢;如同比喻一样,论评往往也是最蹩脚的。我想,我即使真有生花妙笔,也没本事将这里的数十篇各有姿色的创作完满地介绍出来。它们预留的欣赏的空间,还是应由一切走进本书殿堂的读者慢慢品嚼为好。

巴金老人说过,序文充其量只有鼓动人步入作品里屋的作用。我想了一百多天,说了这一堆话,诸位如果赏脸,将本书和它的姊妹篇《小说卷》一并合读,我也就对得起编委会各位同仁的美意了。

1994年10月31日

目 录

- 1 / 序 梅子
- 1 / 也 斯：小玩意
- 4 / 王一桃：何紫，你听我说
- 7 / 王 方：狸猫与白猫
- 12 / 王德海：国旗升起的时候
- 16 / 巴 桐：三峡咏叹
- 21 / 文 翎：遥远的祝福
- 26 / 李远荣：郁达夫的妻子儿女
- 37 / 宋治瑞：“爬格人”之夫的自白
- 42 / 秀 实：菜市场
- 步行与爬梯
- 46 / 东 瑞：情系尖沙嘴
- 50 / 金力明：陈颜
- 55 / 金东方：从《膏药章》看京剧前途
- 59 / 周蜜蜜：梦呓集
- 香港在脚下
- 65 / 南 思：浮生绪余
- 69 / 彦 火：俞平伯的人生梦
- 75 / 春 华：人生之歌
- 79 / 夏 易：看苔的时候

- 84/夏 马：难忘乡音
88/夏 婕：吐鲁番的感觉
93/夏智定：红豆
95/连 芸：过去的不再回来
101/盼 耕：雾的旋律
104/胡少璋：香港的风
108/孙涤灵：牙科医生
113/梅 子：风铃响叮当
120/陈 娟：雨后逛九龙城寨
124/陈少华：兰祭
127/曹宏威：变形虫 (proteus)
129/张汉基：秋日东涌行
131/张文达：梦远江南
139/张诗剑：香江散曲 (五题)
144/张继春：九曲溪交响曲
151/张文中：照潭径的悲哀——荃湾风物杂咏
154/陶 然：最后一面
弯角
162/华 莎：歌唱我的花溪
166/曾敏之：桥
人生一条河
173/黄文湘：我所知道的李辉英先生
179/黄河浪：怀念旧金山
184/黄维梁：期待文学强人
189/黄嫣梨：花猫的一家
193/舒 非：我看罗丹
苏玛米

203/汉 闻：土地和根

207/梦 如：花事

等你，在雨中

211/赵美薇：又见洛阳花

213/熊 达：毕竟东流去

216/郑炯坚：成功之公式 $A=X+Y+Z$

220/刘以鬯：旅行

他的梦和他的梦

224/骆宾路：睡衣

226/双 翼：都市生态三题

230/谢雨凝：一袭绿色的纱帐

232/颜纯钧：故乡

路人

241/罗 琅：耳边杜鹃啼

244/璧 华：美丽的香港人

重了四公斤

248/谭帝森：梦海中

250/兰 心：星光夜语

窗口·眼睛·灵魂

小 玩 意

也 斯

我喜欢民间手工艺。它们多半都是用手做出来的，每双手都不同，做出来也都不完全一样，做出来以后，也是让人放在手里、握在掌中，使用、抚摩。它们并不贵重，用的都是最基本的材料：木、纸、铁、泥、布、羊毛，它们的样子带着孩子想像的天真：用半边葫芦造成的水瓢，动物形状的泥叫叫、鼓起胀大的肚子的笛子、有斑点的瓜那样的蟋蟀笼子、雕着人和蛇的盛槟榔的杯子、七彩缤纷的拐杖、美丽的毛毯、人形的烛台、蛇和燕子形状的风筝、老虎形状的小孩鞋子和帽子、一个身上爬满了小孩子，正在闭上眼睛、张开嘴巴说故事的人……张开嘴巴因为他正在吟唱，闭上眼睛因为正在思想。

你通常在乡下地方、在地摊上、在暧昧的小铺中找到它们。你带着它们旅行。回来你把它们搁在书架上，送给朋友，给小孩子玩，拿在手中，它们才又再有生命。你总不会把它们放进首饰箱或保险库里，不会放进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或特制一个容器把它们密封起来展览。这些色彩缤纷的民间艺术，它们的位置好像不是一个收藏家的仓库。它们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它们要求一双手的接触，即使是孩子顽皮笨拙的手，用想像改变了它们的形状也只会带来光彩。它们没有现代艺术那种

密封和洁癖的性质。被是用来盖的、地毯是铺在地上的、鞋子是用来穿的，里面有一双蠢动的脚，踢呀踢的把它磨穿一个破洞为止。它们造出来的时候，已经想像了与人的接触：手套预算了手指头的大小、枕头预留了孩子耳朵的位置、乐器预想了唇和肩的接触、鞋子造得好教孩子不会摔倒。它们不是纯粹得没有了人味的艺术，它们的光彩正在于可以使用、赠送、在人手上传流。像我们一样，它们与人接触、也会破损、也会生病、也会失踪，它们和我们都不是永恒的。

我接触过很多民间手工艺，但也许到头来并没有拥有它们。一台打谷机残破了、一位诗人送的葫芦瓜不知去向了、那支墨西哥拐杖掉在书架后某处隙缝里、最可爱的玩偶都送给朋友了、剩下孩子们弄坏了羽毛和竹片的小玩意。这些玩意带着记忆、带着人的感情、在人际间流传。我们说拉丁美洲的民间手工艺、中国的……但其实这些好东西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它们只是从一个小小的地方造出来：陕西的宝鸡和凤翔、墨西哥某个乡下。现代科技产品强调世界性、后工业社会讲的是跨国企业，大家动辄说的都是整个地球、宏观地说所有人的通性。在这些小玩意见上，却保留了一些小地方的特色。在人与人的相似以外，这些小玩意也强调每个人的不同，灵心巧思造出的不同变化。躲藏在偏僻的小村里、孩子们的手上，这些玩意好像也往往逃过政治的独裁、商业的划一。如果不幸的，国家的政治潮流要管到这些玩意见上、商业的潮流要把它们统一大量生产，那么它们也会逐渐失去它们的生命力了，这样的事情当然发生过，也会继续发生的。

民间手工艺本身也有它的弱点，像我们一样，那是人的弱点：脆弱而不永恒、固执而不容易改变自己的毛病、被自己的材料局限而对更大的转变无能为力。但这不同制度和教条的弱

点。一件小玩意，以它的局限，传达它生命的精神，放在我们手上，传到我们朋友的手里，混入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接触过的小玩意中，我特别记得几盒危地马拉的烦恼娃娃：它们用布、木屑和铁丝造成，火柴枝那么大小，每六个放在一个小竹盒里。据说它们可以替人解决烦恼，如果你有一个烦恼，每晚睡前把一个娃娃放在枕头底下，它就可以替你解决烦恼。但最多不能超过六个，六个以上它就无能为力了。我尝试去写烦恼娃娃的故事，因为我曾经带着几盒烦恼娃娃，去探访异地的朋友，送给他们，希望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现在烦恼娃娃遍布天涯，不知他们是不是还在继续帮助人解决烦恼呢？

何紫，你听我说

王一桃

朋友说：你患了病，而且是患于重要部位的不治之症。我愣了，简直不敢相信。

你心宽体胖，乐天豁达。和你在一起，就会和春天长在。还记得那次作联会员的“环岛游”，你和小女儿一起照相的情景吗？你弯着身驱和我的小女儿对着笑，一大一小，相映成趣。这张《大作家和小读者》，后来和我的一篇文章同时登在《星岛日报》的副刊上。是啊，和充满童真的你在一起，我仿佛年轻了十岁。然而比我年轻四岁的你，此刻怎会比我先去呢？

你声如洪钟，中气十足。和你交谈，就会感到大河在奔流，波涛在澎湃。每当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一听到这亲切熟悉铿锵有力的声音，全身的热血就会滚滚沸腾！你约我给《阳光之家》写稿，你约我到金钟饮茶，你约我出席作联的会议，你约我接待来自海峡两岸以至四面八方的作家和诗人……我二话没说，一一答应了，因为我喜欢你那充满活力的召唤！如今，如今你那炽烈如火的生命力，怎会一下子突然熄灭？怎会啊？！

听说你患了病，我立即给你电话，回答我的是：没事没事，很快就会好的。我本想安慰你的，却反被你安慰了。

你处变不惊，临危不惧。遇着这置千千万万人于死地的杀手，竟能泰然自若，依然故我。你通过本港报刊的好几个专栏向每位关心你的读者谈心，谈你对生和死的看法，谈你对这威胁着你生命安全之癌细胞的态度，谈你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文学艺术的爱好，谈你对儿童文学事业的献身精神……人们从你的言辞中，根本想像不到你已病入膏肓，但我……

你珍惜时间，奋斗不止。山边社的书照样出，专栏的文章天天写，香港作联和儿童文协的活动能参加的尽量参加，你还特地为我编的散文集《跟随爸爸到香港》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只可惜书还未问世你却与世长辞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不耻下问，把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作家当作“活字典”，一有什么疑难便摇个电话来，或查一句话的典故，或查一首诗的出处，而且每次总要求我快、快、快！然而现在，我再也听不到这样快、快、快的电话了。

中秋诗会，你抱恙而来，大家起立，鼓掌，致意。这个会不在香港开，而是在深圳举行，你却坚持和大家过文锦渡，前来赴会，这怎不叫人感动呢？

你形体消瘦，神采依然。如果不是夫人陪同你而来，大家可能认不出你。病魔吞噬了你身上的一半脂肪。你不但毫不在乎，任其自然，反而自讽自嘲地说“潮流兴减肥”，令人破涕为笑。那晚对着清秋月，在创作之家的聚会上你发了言，向中港作家诗人报告了你一年来和疾病斗争的不平凡历程，倾诉了你发自肺腑的感动天地的心声，岂料这竟是最后一次的講演！

你视死如归，浩气长存。我和维梁兄多次想去探你，你却婉言谢绝，而且一再说你身体没问题。对于这人人谈虎色变的癌症，你的态度是既来之则安之。尽管药石不能抢救你宝贵的生命，但在精神上，你却是一位百战不殆的胜利者！你蔑视病

魔，居高临下，弄得它威风扫地，无可奈何！世人所难以做到的，你却做到了。我们固然为你的逝世感到伤悲，更为你的英雄主义气概感到鼓舞！

噩耗传来，真的。噩耗：何紫去了，十一月三日。一切都再也不能挽回了。我只有提起这枝秃笔，写下了这几行苍白的文字，不知能否慰你在天之灵？呜呼！

1991年11月3日

狸猫与白猫

王 方

我家养有两只猫，一只是大猫，一只是小猫。不，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应该是一只狸猫，一只白猫，那只狸猫已有八岁，而那只白猫才只七个月大，但个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几个月内，那只小小的白猫，身体不断膨胀，长得比那只狸猫还要大。谁会料想得到，在它出生后的四十八天，从广州运到香港来时，是由一个女大学生，用一只腰包装着，偷运过境的呢。

这两只猫与我两个女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它们都成为她们妈妈的“新儿女”，饮食、睡眠，都由她悉心照料，生了病更像热锅上的蚂蚁，把它带去防止虐畜会看兽医，就像当年儿女患病时一样，甚至更加紧张。

先谈那只狸猫吧。狸猫，也就是本地猫。它的毛色与果狸差不多。八年前，大女儿在西环一间玩具公司工作，中午的那一餐饭，她没有上茶楼，也没有买盒饭，而是去一位女同学兼女同事家中搭食。那位女同学的家就在附近，那只狸猫就是从女同学家中讨回来的。

大女儿的女同学，妈妈是水果小贩，家中杂物多，老鼠活跃，因此养有一只雌猫，这只雌猫怀春时节，走出屋外，与一

只大野猫交配，产下五只小猫，大女儿就选了这只狸猫回家，交与妈妈饲养。

女儿们都喜欢猫。记得家居在北角时，曾经养过一只自来猫，这只猫很驯善，那时儿女们都很小，与它搂搂抱抱，玩在一堆。妻子是学护士的，生怕这只曾经在外面流浪过一段时间的外来猫，会带有什么传染病，会传染给三个儿女，便把它带到附近抛弃，不料半天之后它又找了回来。后来用一只馐簋把它盛载，搭电车去到筲箕湾，弃在山边，它才不能回家。

旧居在北角七姊妹道，那是住宅林立之地，相信这只猫是由于饲养的人家迁入公屋，把它弃在原地，它才会在附近找一户人家的，现在回想起来，这只自来猫的确比家中那只狸猫驯良得多。那只狸猫动不动就发脾气，一时不察，它就会一爪搭过来，令人皮破血流。

可能儿女们都已长大，大女儿与儿子已开始工作，小女儿也离开香港到广州读大学去了，妻子生活寂寞，她却把猫当成了自己的儿女，那只狸猫是这样，这只白猫更是这样。

老家也曾养过很多猫狗，我只记得，猫是吃饭前喂的，狗是吃饭后喂的。喂猫时，只是给它一些鱼骨与馐汁，淘在饭内，它就可以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妻子养猫可就讲究得多了，她每隔几天，就去屋邨海旁的临时街市买一次鱼，一买就是几斤。

以前，妻子买的是梭罗鱼，买回来，还要剥净肠脏，然后才在镬上用盆盛载，隔水蒸熟，给狸猫作食用。她连饭也不给，只给它吃鱼。如果买不到价钱较廉的梭罗鱼，就买小红衫鱼，也是剥净肠脏的。后来改买牙带鱼，不用剥。可能是吃鱼吃得太多，这只狸猫患了肠胃病，呕吐，痾血，弄得妻子十分狼狈，常常要替它清洁呕吐过的地方。

不过，这只狸猫也的确给过我们一家大小很多的快乐。我

叫它摇尾，它就会大力地转动那只尾巴；我叫它翻筋斗，它就会在地上打几个转。不过，在做完了这些动作之后，就得从雪柜取些熟鱼出来给它吃。

自从患了肠胃病之后，特别是那只白猫来了之后，这只狸猫就性情大变，它不再与家人亲近，只是肚饿时才会从高处跳下来，去到它吃饭的地方，等待喂饲。如果你向它表示亲切，抚摸它一下，它就会倏忽地把利爪搭过来，把你抓伤。

说起来，那只白猫是颇有来头的。它是一只波斯猫，但小女儿的同学却说它是北京猫。我也不知道波斯猫与北京猫有什么分别，我只知道，它确实比本地生的狸猫美丽得多。

小女儿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港澳学生宿舍都是两人同住一屋的，她的同房是个澳门少女，养有一只黄色的波斯种雌猫，当它怀春呼唤伴侣的时候，她那位体贴的男友，特地从北京空运来一只纯白色的波斯种雄猫，与黄色雌猫交配，产下了五只小猫，有纯白色的，有白色里面夹杂着少少黄色的。

那位体贴而多情的小伙子，原属北京的高干子弟。这种波斯猫，北京人称之为北京猫，是人们喜爱的宠物之一，价值很高，据说小猫每只也售价千元以上。那只白色的雄猫，正是那位高干的宠物。这种名贵猫本来是禁止出境的，但因为那小伙子的身份特殊，才可以使白猫顺利成行，而且是乘坐飞机从北京赴广州。

白猫到了广州，在暨大女生宿舍居住了一个学期，它不但完成了交配任务，而且见到了五个儿女，然后在寒假时，那小伙子又把它带回北京，归还他的父亲。

我家豢养的那只白猫，是五只小猫之一，当它出生还不到五十日，个子小小，由小女儿领养，她委托一位回港的女同学，喂以安眠药，放在人们出街盛放杂物的那种腰包内，安然偷渡

过海关。因为动物公然过关，手续麻烦，要做检疫工作，费时两周，还有种种费用。

当那女孩子把小白猫带回她家时，正是滂沱大雨，妻子一接到电话，就冒雨而行，从香港南区郊外，转车前往九龙地区，把小猫接回家中。当我见到那只小白猫时，可能药力尚未消失，个子小小的，连站也站不稳，我担心它无法成活。经过妻子的悉心饲养，初时喂以炼奶，后来以鱼饭相杂，现在则加上猫罐头。

现在白猫还只有七个月大，个子比饲养了八年的狸猫还要大，还要重。小女儿曾经目睹过那只狸猫捉麻雀的狠劲，只一扑，就攫到手中，然后一口死死咬住，直至那只麻雀死亡，时间还不到一分钟。

初时，妻子把小猫饲养在一只纸皮箱内，把它与狸猫隔开。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猫一天天壮健、活泼、好动，终于离开了纸皮箱，与大猫见面。令人奇怪的是，小猫不怕大猫，大猫反而有点畏惧小猫。而且，在白猫三四个月大的时候，它一见到狸猫，就从背后扑过去，所以狸猫终日躲在柜顶、碌架床上格，以逃避白猫，到吃饭大小便时才下来。

可能儿女们都已经读书，妻子饲养这两只猫儿，都把它们视作儿女一样，非常关怀爱护。那只狸猫是只雌猫，在它成年之后，尚未叫春之前，就把它带去防止虐畜会，做了绝育手术。否则，它到了生育年龄，学它妈妈一样，在外面与野猫交配，连生几窝小猫，那就麻烦。

有一段时间，妻子只给狸猫吃鱼，不给它吃饭，才弄至它坏了肠胃。有了这些经验，在饲养白猫时，已好了很多，早就带它去打防疫针，在它呕吐时也带它去看兽医。原来猫儿肠胃不适，消化不良，会自己找青草来吃，吃了青草，可以帮助